



雞山先生春秋集說

□ 12
1403



雞山先生春秋集說

仁
140
19

門 1403
卷 1-1

物茂御云春秋一經先儒未有晰其大義者焉蓋韓宣子所見魯春秋即丘明所藏其文也故穀
穀稱傳而在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隱結其文稍加書不存昏白之類以成傳體也
傳之物也孔子作經如史記有表資治通鑑有目錄大其讀史者眩其繁辭莫有能究是
非所在也亂與衰之所由故孔子特初之簡其辭以俾之百四十年如用諸掌已化之如遷
亂是非按者所為宰繁其辭句宛轉以成之簡則不可得而飾故孔子嘗援古言以稱子路曰
序言可以折獄謂非序言不足以折獄也孔子作春秋而是非晰治亂與亡之義是則默涉而
明之典自在其中故孟子以為天子之事者非誣矣然古時質樸孔子不命名其所作與前所
藏併謂之春秋無復識別後來乃尊孔子所作者以為經而在傳之名與學者乃謂魯春
秋其文亦如今經孔子特刪削字句者非矣果爾孔子之前亦必經傳並行不亦時事不明
經亦何用且王者之迹熄詩亡若非觀世雖有矣者何能為是孔子作春秋以有作周公之時豈有之
乎如經為策書傳為商牘亦杜氏誤之有也經傳併載皆關乎國體治亂自廢所繫比其事也其文長
非策不可載也竹簡牘之事云者官制學是也百有上下可以見已又春秋則聘之名在平可証管
仲節春秋可証晉霸主以乘賦為史也楚仇時諸夏以此禱祝古時會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
舉四時為解古豈有之哉

胡文定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邲
鄭以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余
離隴為國凡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也詩亡矣春秋作
於隱公通當雅亡之後

春秋左傳集說

大村 滕伯和先生 著

伯和曰案春秋左傳說
詳物大子對平古茹及高
肥水秀才問共出但練
集可併見
春秋左傳集解序伯
和曰註疏在下傳上
當有氏字而集解
二字衍



杜元凱序

楚謂之擣机 音傳

隨異而發其例之所重文卿曰宋朱申句解曰例即
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義而發明春秋五例所重
林堯叟說亦同孔疏以發字為句不以五例解恐非
為例之情有五什文為干偽反陸云為如字
參會不地伯和曰參音三為是桓二年自參以上則
往祢地可批

須數句以成言什文色生反真山曰所具及後允言
數人數里數世數年之類皆倣之
分經三年與僖之年相附春臺曰分經三年與僖三
年相附杜之治杜春秋唯此一舉大失之
立素王陸云素如字

值繼室以聲子利衷按夫人之謚當繫夫之謚衆妄
不得繫夫謚當以字配姓此聲子及下戴偽皆越禮
妄作也

隱公立而奉之利衷立言隱公立位也莊十六年僖
惠公立而復之正与之同文例杜註立為太子恐非
經元年註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春臺曰即位上

太宰純曰杜以籍為寐
籍其義未明或解籍
生為難產是也但末
詳說籍生之所以為難
產後世惑焉今蓋沉
思而得其說籍與件
與年同音五故及件
件皆訓也故籍生
即逆產也如是解之
文義始明豈不快哉
左傳屬祥禱祥禱
與通通祥禱祥禱
字曲引以便文云
注曰籍生也籍生
也而下載注法結寤
而生之說疑先詳
也而逆生之說而杜

似宜有不書二字隱元年僖云不書即位攝也莊元
年僖云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元年傳云不書即
位亂故也僖元年僖云公出故也

莊公籍生應劭風俗通曰云利衷曰諸儒有說今
從應劭竊按杜註亦非無謂也於驚字能通夫方莊
公之生驚姜氏不宜為莊公之罪也姜氏思之及長
不改固不可以人理推也僖言之以見異明姜氏之
違人情也又云籍通難產
不如早為之所從傳說是也

未嘗君之義亦從傳
隨而相見伯和曰按僖二十五年僖晉侯朝王王饗

不取之別為解者乎

醴命之客請隨不許杜註闕地通路曰隨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棺而下

穎考叔純孝也純大也

孝子不匱字士新曰匱謂永錫爾類耳按錫予

也必上錫下之辭堯典曰師錫帝爾指辭犹其也

士踰月利衷曰說苑脩文篇載此文踰月作二月義

当然天子以下月數相殺有差諸禮數皆然独大夫

夫与士何混之有杜註踰月度月也孔疏曰哀十五

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

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度月者言度月者從死

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今按杜註云古者行役不

按震四年秋七月戊午夫
人妣氏薨介辛亥葬
我小君定以法踰月而葬
速然杜亦以踰月為二月
孔疏深未之考

踰時豈所謂踰月者亦其間度一時邪果然乎何言

之以解大夫三月之義可謂戾矣蓋踰時踰月同文

例余故批說苑裁以為二月

弟生不及哀從陸是也按荀子大略篇云貨財曰賻

輿馬曰贈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贈所以

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尸不及柩弟生不及悲

哀非禮也故告行五十犇喪百里贈贈及事禮之大

也

三年取温之麥陸說是也

周鄭交惡伯和云烏路又

謂雞沼池之毛從陸是也

蘋蘩蘊藻之菜陸云上下皆以四物成文毛說良是文卿曰蘊藻与下行潦對行潦解流潦故蘊藻解聚藻是也

宣曰能賢字士新曰日是助語能猶當也註恐非余以義夫註命出於義字士新曰朱申云義者宜也言宣公讓國之命出於義也又云宣公命以義能使其子終有宋國合此詩之義也按正義以義繫穆公非也杜云帥義而行穆公帥宣公之義而行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士新云服云四者過從邪起刘云四者所以自邪已身官為之不己將至於邪服說非刘說是也春臺曰自由也

士新曰
所為賦頌人也為如字
義以為去音心非

失寵而云一註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文卿曰批孔疏林註降降心也謂本註身字恐當作心又按十一手使能降以相從也註降降心也小加大從陸祭是也

四年散邑以賦与陳蔡從文卿曰民賦曰調正字通云晉平吳制戶調

陳桓公方有罷於王句解較正謂陳桓公尚存而稱謚在氏之誤

老夫老矣顧炎武曰由禮大夫七十致事自稱曰老夫

敢即圖之士新曰石錯即陳而圖之也非使陳圖之

大易漢疏士新曰君子重
義無小義或謂親言故全
日碑殺君子古初之謂小
義當承子宜乃奇人之見
耳

故曰敢註誤

五年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米謂之物
春臺曰按孔疏讀量字米字皆屬上為句林氏讀於
量字米上絕句量米二字皆帶下讀伯和按林註似
優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士新曰按以數軍實以字上承
治兵振旅飲至下貫至習成儀也軍實只謂車徒器
械不兼所獲不然以字所貫上限飲至下限軍實不
成文理也宣十二年在軍無日不計軍實襄二十四
年齊社蒐軍實並同故杜彼註不云及所獲也又有
專指所獲者僖三十三年隨軍實而長冠鬢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註云顧武按共解
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天子用八諸侯云杜為優

始用六伯也杜註云物子云但明堂位無文王則

杜亦誤矣士新曰註其後以下諸賢

未及國火武曰杜註非人情故云使者未知公之聞
入報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顧氏曰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
弟故曰叔杜解云此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
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六年傳註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字士新

日職官五正出定四年正義詳之
宋衛實難字士新曰按宋衛二國陳之與國鄭良
難之也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陸云昭三年傳註悛改也字
氏曰長惡不悛謂不許成于鄭也從自及謂為鄭所
大獲也悛改也止也及於禍也

芟夷蕞崇之陸云蕞崇皆積也徐鍇云積之高曰崇
善者信矣什文信如字一音申光庭云信當為屈伸
之伸則此一音是也

八年傳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不祀泰山也伯和曰
不祀泰山也者承鄭意而言之鄭意以為天子不能

復巡守以祀泰山也故使宛來歸柩不祀當繫天子
非謂鄭之不祀也

始作卿士于周利衷曰三年傳云周人應阜號公政
以鄭之故不果於是遂阜之政故曰始

以鳩其民伯和曰按定四年傳若鳩楚境杜註鳩安
集也

昨之士陸說是矣

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陸說是也
公余以字為庶氏從傳是也

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冠而陳去之物子曰勇無
所慎也剛果敢烈不可干之也

乃可乃以是陸云是快也是也

先者見獲利衆曰獲言獲輜重器械之屬上文云貪而無親故弃之以饋戎也

衷戎師程俱曰衷猶衷甲之之衷蓋言戎師為師所包也十年使討不庭和曰周語云以不庭不虞之患章註庭直也不直猶不道也毛萇詩使亦訓庭為直

正之體也文卿云正之體也言體正也林氏以休用解之恐非古義

十一年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伯和曰元年使穎考叔為穎谷封人今與公孫閱相爭似爵位無廷庭豈至今而顯乎將封人非如杜之所言之賦官乎

按元年使親與鄭伯相語且使所稱祭仲足為蔡谷封人而莊公使為卿宋高衷為蕭封人凡共數人皆顯矣姑書稽疑

及大逵文卿云尔什宮九逵謂之逵註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杜解使皆以一逵為一軌與諸書不合物子以杜為謬是

使餽其口於四方春臺曰方言云寄食曰餽如曰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士新曰其猶之也上如字貫二句利農曰其訓之見列子天瑞篇疑獨其道

不可窮

度德處之伯和曰德言鄭之德註以為許德之厚薄者

恐誤

出

射

鄭伯使卒出殓行。犬難以誚。穎考叔有士新曰：祝誚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字云失刑，謂不正子都之罪及邪，謂子都殺考叔也。註誤。不量德，杜注：鄭莊賢，陸云：鄭莊在英雄，何賢之有此謂。息侯之德自薄耳。

不徵，辭通雅云：徵，辭即證辭。

師出藏否亦如之。註：藏否謂云、陸云，共註當在後。不書干策之下，轉寫誤，屬此。

有死者，顧云：言非有召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旌成濟之類。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伯和曰：諸曰公即位，與夫經曰公即位於文無異，其無義例可知矣。蓋公實行即位之禮，國史從而書於策，仲尼修經亦取其事實耳。孔疏曰：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按此以意傳會也。夫經無異文，值亦不及其事，孔何以知足見桓之篡乎？可謂妄矣。以壁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孔疏枋薄於許，加之以壁，伯和云古文辭法一為字管兩事，猶言為周公故為枋故也。

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字士新曰：督，召，華父字嘉谷，孔父字，孔父雖無善事，可見然亦無

惡焉故稱字以別于督正義以孔為氏亦非也。傳所稱卒氏孔氏自後稱之猶鄭子產未賜族亦稱為國氏。

三月公令齊侯陳侯鄭伯干稷以成宋亂伯和曰以成宋亂似傳文自是經文之變體。

為賂故立卒氏也。趙子常曰傳稱卒父督卒父者是其字督公孫也。無賜族之法。今按此言立卒氏蓋記者追書之辭若僖伯稱臧耳非未死賜族也。士新云立卒氏者亦謂不誅督之家耳。

孔父嘉為司馬杜云嘉孔父字陸云孔父其字嘉其也。杜傳中言人名字皆先字後名如上卒父督及

後孟明視子越椒之屬皆是又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故嘉之後為孔氏五傳而至仲尼家語及闕里世系唐宰相表諸書所載皆同杜此註既誤矣疏因曲以通之云孔父先世以孔為氏父是其名斯誤甚矣。即如所云世寧有獨以父為名者乎。於助云孔字父美稱也其先皆以字連父故用父若孔為氏豈世之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

將昭德塞違利衷云昭德言明用有德之人也有德之人上明則違邪之臣下塞不然則与下昭令德重

今滅德立章杜註謂卒督違命之臣陸云卒督我君

矣何止違命國語章註違違道也又云違和也
義士猶或非之杜註蓋伯夷之屬陸云班史王貢傳武
王伐紂遷九鼎於維維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於首陽
不食其祿杜說殆本諸此孔疏不能接以為證而稱
史記叩馬諫伐之語誤矣然班氏之說他無所見疑
亦依放此僅為之
古之命也陸云命者谷也漢書五行志引其傳文師
古註云本自古昔而有其谷是也又按說文引虞書
云怨正曰速然則此古書之辭爾
義以出禮以體政士新云出禮行禮體政統政
也註不當

各有分親陸云什文分扶問反又如字親七刃反又
如字按杜註以親疏為分別則分親如字讀
五年經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註以正月起文
或云起文疑赴之誤
蔡人陳人衛人從王伐鄭顧云杜註王師敗不書不
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使蔡足勞王陸云按禮文此年先稱蔡仲足十一年
又稱蔡封人仲足以前孔父嘉等相比則谷足字仲
明矣釋例所云杜之曲說也竊尋古記未有以伯仲
叔季為名者所稱宰渠伯糾蓋渠伯其爵糾其谷然
先儒或以為字如何休公羊註云老臣不臣宰渠伯

糾是也若廉叔則亦大心是台叔是字耳

勞王且問左右杜註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列
淑云此言不可以訓伯和云非一本作罪為是言鄭
志在苟免王討之罪也中間不可斷句

六年使少師董成陸云文六年使董督也疏云督
察之是也

善自為謀陸云此亦美鄭忽之辭非刺其謀不及國
也自詩小序謂齊女美而忽不取率以無大國之助
見逐諸儒說詩及春秋者皆踵此論昔之君子能辨
其非美忽之辭昏不為失策其曰自求多福在找而
已足稱台言未可厚非也德夫曰為干偽反

遂辭諸鄭伯顧云邵氏云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
伯而辭之杜以為假父之余非

以德命為義士新云文王之昌武王之發是德合其
台者亦偶然也人生三月何以知其德以德命者取
德義之字以為之台用祝之也

取物為假士新云取於物者凡取鳥獸草木及地形
器物是也若伯魚者則取於父也

取父為類士新云取於父者亦取父之事也若叔孫
僑如亦取於父者尔

不以國顧云杜註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台焉有
君之子而自台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台宋哀公台

蔣士新云國謂列國列國之台諱則改之故秦因莊
襄改楚為荆焉然有不可諱不可諱則瘞台若晉侯
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是也凡諸侯其本國之台
即其氏也豈有以氏為台者哉故當時列國未嘗有
此事焉

不以隱疾陸云鄭玄注曲禮云隱疾衣中之疾孔疏
謂體上幽隱之處疾病是也戴章甫云為其台稱不
雅再非独辟不祥

先君獻武癸二山士新云魯有公孫敖何哉未知所
以也

其生也夕吾同物士新云昭七年云何謂六物歲時日月

星辰是謂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孔疏衛氏難杜云上五年閉蟄
而烝謂十月此正月烝則是過時而烝春秋有一貶
而二事者若武氏子未求賻一責天王求賻二責魯
之不共此正月烝一責過時二責見瀆

隨未可免也伯和云為季梁在也

九年經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士新曰稱季姜是從其
國辭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顧云杜註非也蓋未成君之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柝士新云蔡叔蓋蔡侯之
弟許叔虞叔蔡季可見叔其字也

君次於郟郟德夫曰純按呼大夫曰君始見於此
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士新曰按杜所引德本泰誓
之文杜不見古文故曰德也而所謂亂臣十人非牧野
之事杜引此謬不如引泰誓紂有臣億萬予有臣三
千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十三年經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伯和曰此戰實與於宋鄭相怨宋鄭宜
為兵主先序宋鄭魯史不得公於列國之後故先序
魯猶兵主然也紀序鄭上者尊王爵也仇戰魯上則
皆然若鄰國則以主兵為先齊序宋上者宋使齊為
主也莊二十二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杜云宋主兵

故序齊上非也余以為宋序齊上者亦王爵也孔疏不明
其義強說可笑

冬十月註無伯和曰無伯二字可刪明本無

十三年楚子使賴人追之七新云賴人非事楚者賴蓋服
楚故命追之若已事者何以其本國稱之

十五年經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利衷云冢父稱字者雖無
善之可見亦無惡之可罪故稱字以明天子之非禮也

鄭世子忽復攻于鄭顧云逆以天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
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為君曰世子者當
立之辭也

十七年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伯和曰昭公知其惡而不能

再案非在十二年許男
在滑伯滕子杜云春秋
之常經序上下以自不
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

退是徒知耳孔疏所載韓子說為得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顧云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及英益夫子削之

同傳注父殺母出什文殺本作殺陸云為是宜如字讀桓公為齊人所殺不得言殺也

註姜氏字士新曰稱婦人之辭謂姜氏齊姓不可當曰姜齊姓耳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註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顧云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

史之曰文

四年盈而蕩天之首也先君其知之在利衷曰先君其知

之言先君知楚王之志氣盈滿也

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伯和云發大命言先君欲告大命於楚王使其自戒而蕩王心也林註以大命為發軍之命者恐非

且請為會於漢水而還陸云詩云為鞠之即毛傳云為水厓也及鄭箋乃云為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據傳言漢東之國隨為大若為會於漢西即楚師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齊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訓釋迂曲古傳文戾矣閔二年淄水註云水之隈曲曰水是也

八年夏書云臯陶邁種德德乃降文卿先生曰臯陶至德乃降虞書大禹謨文孔疏有說其曰臯陶謨誤朱申曰虞

書而曰夏書蓋孔子未刪定之前為夏書也又云德乃降其德能降及於民也杜預不見古文尚書誤以共句為莊公之言降以平聲非也

使間公什文間如字或古覓反陸云作古覓反亦是一義謂若為之間諜然襄二十五年為崔子間公同

十年忠之屬也朱申曰言亦忠之一端也

十一年若之何不用降云言如何可不相弔恤也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魯使厚成叔弔曰聞君不撫社稷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其辭与此正同

言懼而名禮其庶子杜註其庶庶幾於與字子云註其庶二字宜改庶者

十二年蕭叔大心杜云叔蕭大夫名顧云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蔡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年足皆見顧云言萬力能決犀

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欲以取之歎由人興也顧云顏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其氣欲馴致於災此說是也杜引尚書之文於義近矣

傳戰威傳說是也

先君桓公余我先人典司宗祏顧云解見哀十六年

按厲

庸非戴乎杜云庸用也字子庸何也猶豈也註非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什文莊公子但見四人子忽子亶子
儀茲死屬公在八人名字記使無聞顧云猶有八人者按除
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十六年惠王立而復之杜云惠王立此年之末陸云史記年表惠
王元年當魯莊公十八年若準踰年改元之例則惠王
之立當在明年傳於此云立而復之者蓋終言之尔注謂
此年之末誤孔疏乃云杜与史記不違未詳其意字子云
但既言为国事不得不見周公亦不得不見惠王非有意
見惠王十九年見莊王亦然

為忠為

十七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註公羊穀梁皆以為魯
女云一字代曰陳之夫人不宜稱陳人之婦經疑有誤字公穀
未足據

鬻拳可謂愛君矣杜云言愛君明非臣法陸云杜於左氏
之失不能以義理規正而為飾說掩護若此者多矣昔人
美元凱為丘明忠臣君子未之許也謂此類也夫利衷曰
鬻拳見楚子之不義不忍默止而強諫楚子不從使楚
子遂不義則臣子之職謂之何乃不得已臨之以兵懼而從
之鬻拳亦自知其罪遂自刎此豈可不謂愛君邪唯其於
禮不知如之何耳陸說此証

初鬻拳強諫楚子什文強其文及陸云僖二年強諫其良友是

也

刑猶不忍納君於善字氏曰八字一句言既刑其足而猶不忍納君於善以進忠諫也

二十年樂及徧舞字氏曰外傳舞作舞韋昭曰徧舞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曰諸大夫徧舞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陸云服虔云西辟西徧也宜音匹亦反

王巡親守伯和曰巡親守一倒法禹貢厥篚玄纈縞又雲土夢作乂 此正同例

二十二年夏五月顧云書五月史闕語

弛於負擔陸云弛解也釋也字子曰從桓公言弛不必釋

去離杜從敬仲觀故有共釋尔

翹、車乘陸云翹、高見詩云翹、錯籍義亦取其高繫

飲桓公酒字氏曰敬仲請享之也故曰臣未卜其夜杜氏及孔氏皆鑿矣正義曰設享禮以召君者皆大臣擅寵如衛公叔文子宋桓魋之徒始為之耳非礼也余則謂即非禮而為之亦何害乎敬仲之矣何必鑿也朱申曰淫過也純以夜飲以為淫矣是也杜云夜飲為淫樂亦非也

風行而著於土利衰曰服云蛩在坤上故為著土也恐非此蓋言蛩變而為乾亦居土上也故云風行

山嶽配天杜云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顧云詩云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陸云言物不兩大陳衰則此乃昌耳非謂知陳必衰也

陳桓子始大於齊大後也成子得政註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云字子曰陳氏專齊後奪之安在甚不忘德但其命如彼而卜知之耳

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叔字說已見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孔疏爵同則小國在下是帥長幼之次序也諸侯之序以爵不以年此言長幼謂國大小也伯和曰孔氏以國大小為長幼可謂不稽之甚矣沈氏云

爵同者以年長幼為得

二十四年儉德之共也陸云司馬溫公訓儉文援此語曰共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孫奕批女語讀為恭者非更詳之文卿先生曰後漢翟酺儉之恭注引女德林堯叟亦翟儉孫奕之讀未必非

女誓不過榛栗束脩以告虔陸云榛与栗異說文作栗云果實如小栗鄭玄注曲禮云似栗而小杜即以為小栗非也孔疏所稱四物谷義特委巷之言耳其謂榛聲近虔尤謬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伯和曰

杜泥唯字牽強為說更立致月錯之論可謂窮矣陸氏顧氏
傳代折之者是矣竊謂非常也猶言非礼下文亦非常也
正同文例蓋訊鼓用牲于社之非礼也凡天災有弊無牲可
徵也又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魯
數違礼鼓用牲于社可觀矣杜亦云於社用牲為非礼然安
迂迴為說何也唯正月之朔云蓋古言朔引之以斷用弊于社
伐鼓于朝之義也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亦如此言唯看別餘
月也陸云尋德文如文元年閏三月非礼襄二十七年再失閏皆
明著其失於此亦應顯訊置閏之誤不得僅云非常而已
可謂善說古書者矣夫果失置閏邪咎在司歷何有於魯
而其称非常者可見咎在伐鼓及用牲也又按夢溪筆

譚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為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
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
月之文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共先王之所惡
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
也安說亦有批姑備一證

二十七年天子非展義不巡守伯和曰義即先王之義也先
王定巡守之制以巡諸侯誦其詩觀其政故世天子奉其
義以動不然則否杜註宜布德義恐迂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也伯和曰
既曰非礼又云原仲季友之旧也似抑之一緩之矣竊按魯
大夫奉君命以使四方皆不称使也如坎文亦嫌公使之故

曰原仲季友之旧也以明非公之意又季友越竟之咎也舍畜尤深是古文之妙也

夫礼乐慈爱云而后可用也字子曰礼乐慈爱所以教民也教以礼而民让事以乐而民乐和以慈而民以亲以爱而民丧哀然後民可以用战也故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棄之杜氏謬矣

魏不畜亟战将飢利衷曰将飢是譬喻自上弗畜亟来林堯叟解为实事恐誤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利衷曰戰一字句值承經而畧文

小戎子生夷吾從陸說是也

外嬖梁五与東閔嬖五字代曰比士大夫得寵者皆謂外嬖注泥又梁族也非姓

曲沃君之宗也韋昭曰宗本宗也猶西周謂之宗周也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後有南屈

民不畏韋註威畏也

狄之廣莫打晋为都顧云都有大邑之召隱元年傳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傳自曰以狄地之曠絕而在晋則为都其威遠樹宜闢土之廣

三十年圍穀於菟为令戶自毀其家云林註自滅其家祿之奉楚國之难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毀其家以緩楚國之患难

三十二年狄伐邢顧云邢解已見隱五年狄重出

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伯和按物即日也昭七年

云何謂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解上句之文亦者亦至之日也言甲乙日至則以甲乙之物而供

也丙丁之日亦然

而以夫人言許之顧云以夫人言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

許之孟任許公也

投蓋于椽門伯和曰杜註不了諸家亦不妥可疑

閔公元年難不已將自斃伯和曰唯不已言作難弗已也

親有禮因重固間搗戴覆昏亂伯和曰古稱詩書義

之府也言先王之義會萃於詩書也故士大夫臨事而

戴

論得失必取義於詩書而不妄斷諸臆仲孫所謂親有

禮以下本於尚書仲虺之誥之語仲虺之誥云殖有禮覆昏

暴此添因重固間搗二句而數愆其義也

猶有令谷与其及也伯和曰猶有令谷有有**大**伯遜位之

令谷也故云猶林堯叟繫之太子申生恐誤

其無晉乎字代曰朱申云雖出在外猶能如大伯之得國

何患無晉國乎朱解未明言天若或祚太子未必無如

晉者別在也

安而能殺顧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故

曰殺

公奕之子孫必復其始杜云畢萬公高之後伯和曰疑當作

萬軍公高之後

二年齊人遷陽高士奇云淮南子云陽國御姓侯爵漢陽都縣屬城陽國志曰故陽國也後漢屬琅邪國蓋於晉末廢今莒州沂水縣南有陽都字代曰按一統志莒州隸青州府沂水縣晉於此置東莞郡

乙酉吉禘于莊公字代曰杜云莊公喪制未闋特別立廟是未知其所出此言未可吉而吉故傳曰速也致莊公之生以禘焉故曰于莊公杜泥于字故妄鑿矣

公傳奪小韃田公不禁字子曰八歲之兒豈能禁其傳奪人田是蓋執政所知故曰公不禁小韃失田而忿常欲作亂故慶父因也注云知愛其傳而遂成其意亦非八歲兒所

及也伯和曰非翅尖前年及齊侯盟于洛姑請復季友亦同與夫人縞衣字子曰縞刺文文自外施者故取其不自用杜說可謂迂矣且縞文無常非黼黻之比何以知當時之縞文耶

志戴公以虜于曹顧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三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伯和按詩序載此事作露于漕邑

君失其官顧云失官人之道不共是懼字子曰謂君懼大氏不共二事也故下句曰何故廢乎正義之解誤矣利衷曰共疑太子且勉之語言君罷太子以共二事太子當懼不共何故懼廢乎字子說迂迴

用其衷則佩之度劉奉世說是也

彪涼久殺金莫玦離林氏曰衣之彪襟則有涼薄之意
余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
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缺不復顧云人臣賜缺則去故曰不復

狂夫阻之陸云此文難明杜注及孔疏所引服虔韋昭二說
皆強解耳當闕以俟知者

內寵然後杜說大拘矣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顧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
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布大帛之冠陸說是也

授方任能利衷云方言方正之人也与能對杜註恐未允

僖公元年春正月奔師宋師曹伯次于具北伯和曰一本
曹伯作曹師為是公穀亦作曹師

分災討罪字子曰分蓋分謗分憂之分註云分穀
帛未穩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反者也服云虛丘魯邑魯有

亂邾兵戍虛丘魯与邾無怨因兵將遠要而敗之所以惡
僖公也邾之与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國亂

則戍其內邑無故而敗其師也信昔義莫斯之甚非僖公
作頌之主所當行也顧云魯与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
戍兵不必為哀姜故也杜鑿

二年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保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帥伐魏顧云按請先伐魏者為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註可刪

四年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傳說是也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陸云史記司馬貞註曰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大公受封竟界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林堯叟曰楚方問涉其地之故存不心僅言受封竟界以自狹司馬之說亦是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顧云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

改云存矣以為楚罪而問之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陸云言非我所知汝自往問水濱此亦慢侮之辭耳

共其資糧靡屨顧云按劉熙什谷有人謂韋屨曰韋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陸云楊用脩曰卜人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立驪姬一事言之而非謂筮龜有短長也杜言象長數短數說也

專之渝攘公之瑜陸云攘猶攘羊之攘言專愛之則能使公心變而攘奪其所美也朱曰瑜美也言公心先有所美謂申生及二公子

姬寘諸宮六日伯和曰按論語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

矣鄭玄注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乃知古者胾肉不可久留也經六日之肉縱不毒而軼之安人君輕可食之子麗姬之薦軼公率意食之可見其惑之甚矣杜云毒酒緋宿輒敗余斯之未信

公祭之地字子曰友人田瓚曰祭當作察共說近是既祭之酒肉不宜復祭之

子辭君必辯焉字子曰自理不宜唯六日之狀又何必六日之狀杜氏說可謂愚古人已

五年夏必讎焉顧云讎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讎之讎言漢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忘為讎言

狐裘尅茸伯和曰按什文尅莫江反又音蒙茸如容及又音

戎後音為是詩邶風作蒙戎可徵

孔叔出之顧云孔叔解已見三年重出

寇不可翫字子曰寇謂虞之伐豨故翫不必訓習伯和曰按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則威現則玩則無震韋註玩翫也此翫宜訓翫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傳云宜以本字釋之詩云伯和曰韓非子十過篇亦引此事宮之奇諫云夫虞之有執如車之有輔也依車亦依輔虞親之勢正是也似不復以頰輔牙車為義呂氏春秋亦載此文正与此同注輔車之義与杜正同要之正文之言不及唇齒則其以車取譬不復彰著乎註認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字子曰言虞之於晉若能親

於桓莊則晉其愛虞也其愛林註屬下非朱解云桓莊之族
歛公猶不愛其肯愛虞乎亦非

神必批我字子日批即馮依也訓安非

蓋

均服振、取號之旂陸云漢書五行志引共文均作初顏注
初服黑也均初古字通初放目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公旗
与旂相近緩急何以区别詩夜向晨言現其旂左傳龍尾
伏晨取號之旂以共號之旂當为苻音周人語轉为旗耳
亦如閔中以中为莖音为萋也今按說文旂从苻溥聲當
作苻無疑後人音渠希切非也

其九月十月之文于伯和曰春秋雜用夏正是其一證

六年圍新密鄭所以不特城也顧云實密而經云新城故使

秋之以为鄭懼奔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鄭以非時與
土功奔桓聲其罪而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
其非時與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
添此一節矣

諸侯救許乃遷伯和云乃遷楚師乃遷也

七年吾知其所由來矣謂五年逃盟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以逃盟之事反罪于申侯

諸侯官受方物陸云趙子常曰共謂受所當貢伯主之物耳
其後晉悼邢丘之會蓋倣共为之今按齊語称桓公知諸侯
之乃已也使輕其幣而重其礼云亦此意也

作而不記顧云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存史隱韓非也改曰不記

言不可記

軍不殯于廟孔氏曰殯於廟謂啓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曰之殯

九年九月戊申諸侯盟于葵丘按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注云間無其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以注夏會會葵丘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率孔先乃不與盟孔疏杜云率孔先乃不與盟者欲見縱無伯姬之卒亦當重言言諸侯伯和曰孔疏不詳按率孔與王世子尊殊安得同例杜亦云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可見矣如無伯姬之卒則不可重言諸侯也例當與平丘會後即盟同平丘盟在昭十三年

以伯舅老聶老陸云杜云七十曰老聶與服虔王肅輩說也詩毛傳及說文釋尔雅注皆云八十曰耄今計齊侯之年亦未應及此蓋方加優禮因過稱之

以是類諸孤傳云陸云蓋言美齊阜子類為弱小耳於文意本安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顧云言欲踐其言自不愛其身伯和曰孔疏訓復為反可笑

荀息有焉陸云李德裕窮愁志云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嘆其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溫公亦云獻公瘞長立少荀息不能明白理義格其非心而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前而不可救於後左氏之志所以貶息而非褒也元凱之言

失其指矣利衷云十年殺苗息注云荀息称台者虽欲復言
本無遠謀從君於昏是虽杜已知其非今此註所解可謂
矛盾矣

晉郤芮使夷吾云顧云郤芮解宜在六年伐屈條下

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字氏云能民謂得民心能是蘇子不能於
狄之能土於何有倒語何有於土也信得民則土自從之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注北戎伯和云一本作北戎山戎
為是

帝許我討有罪矣傳說為是盖忿其承賈君亂倫耳
遂殺丕鄭祁云字子曰称丕鄭為丕鄭父經傳必有誤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心乃懿德謂不忘往踐乃耿與
逆朕余顧云女數語与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
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顧云史記索隱云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生
武子鳴生桓子啓方啓方生成子孺生莊子盧生悼
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字子曰管
氏之後不復見德固也然其世祀亦復無証春秋之士未必盡
於德則管氏雖有後而不顯於時亦未可知也注鑿

十三年謂百里與諸子字子曰百里百里奚也

十四年近猶讎之伯和曰近謂親近之人

十五年秦穆姬屬賈君焉陸云傳言晉獻公娶于賈

晉語云公子夷吾出見使有再拜指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交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餘大夫亦鄭與我交命之以負蔘之田七十萬

則是正如此云次妃蓋誤孔疏謂別有所見非也

晉侯許賂中大夫伯和曰大夫有上中下三等以中大夫即其一等四年德云及將之矣存既與中大夫成謀是也杜云中大夫國內執政恐不然

卜徒父筮之吉杜說非矣卜人固兼筮從陸傳炫說為是涉河侯車敗顧云杜註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為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右門之盟鄭伯之車債于濟春秋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况下文又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車敗乎

劉炫云次句是史家序事充卜人之語言秦伯之車三經敗壞及至於韓而晉始懼顧解上侯車敗云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伯和曰伯和耳陸說余不從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即代云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三除則六百六十三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顧云按此与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其目竝是夏商之占如連山乃藏之類故不言易

三敗及韓陸云三敗謂晉師与秦戰而敗也杜說拘而陋矣家僕徒為右按晉語韋注云家僕徒晉大夫服習其道字代云林氏以為道路非也大事豈必於其國乎此謂御法也

亂氣狡憤陸云狡狂也將与人易字士新曰与人易言不与人共也晉語曰中外易矣韋昭

伯玉曰晉語云昔君之未
入寡人之寡也君人而
列未成寡人未敢安
今君既定而列成君
其整列寡人將身
見因共視之陸說其
也

曰易猶異也哀元年子常易之杜云猶反是也其注誤
鬪士倍我伯和云鬪士言志在戰之士也

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顧云廣韻狃猶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况以
晉國之衆乎晉語曰今我不擊歸必狃一夫不可狃

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陸云列師之伍列也晉侯自言能合其
其衆故秦伯以是復之

晉戎馬还泞而止外傳云晉帥潰戎馬泞而止注云泞沃泥也止
戎馬陷焉

拔舍從之字子曰拔与芟通草舍也詩召伯所芟周礼夏官
殺芟舍注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前漢礼樂志拔蘭堂杜
曰拔草舍止者解拔之所以为草止也但數服本文所無

且晉人感其文以重我伯
玉曰昔語公孫枝曰取大
國之士於中原之殺其君
以重之孫思報父之仇臣
思報君之讎重我其益
言取士於中原又獲其
君天地以要我晉大
夫三拜晉首曰君履
后土而戴皇天云是
以天地要我也

登臺而履新焉傳云履新示欲自焚字子曰履新即存
新也立而不自安也注繫履字於左右上下而代新以菜大
使人惑焉利衷曰杜說不明傳說似優
以厚乃也伯和曰言以恩德乃晉君也是乃秦伯之本旨下文
可考也林註以俘獲解之恐非

大夫其何有焉字子曰何有猶何取

我食吾言陸云按哀二十五年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食言者謂言而不行若自食
之耳尚書湯誓朕不食言蔡傳曰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漢書
匈奴傳注亦曰食言者終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也
其下戴圍也晉語曰三子其改置以代圍也注云父子避位感

動群下

晉於是乎作爰田陸云爰國語作輦注曰易也為易田之法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輦田注曰周制田三年一易以尚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趙徐鍇曰爰輦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傳云唐氏云讓肥取磽也良是

士剗羊亦血也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陸云此直論上六本文之義未及於爰卦也杜解當云兌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耳孔疏所謂不須變為離卦自有士女之義者得之而云此以離震雜說其理与易卦不同則謬矣
敗於宗丘劉熙什谷云宗丘邑中所宗也

定

姪其從姑陸云既云離為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為姑未詳其義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象也但取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次義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傳云及可數乎猶云數可及乎蓋倒字法史蘇是白勿從何益傳云詳味之益云敗德已定從不從皆無益為省文耳不然或有誤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字子曰震夷伯之廟蓋當時以為展氏隱惡所致故魯史書之夫子因存以罪展氏也非夫子新意

此一役也陸云服虔曰一役者謂韓戰之役也今尋傳文語脉其曰戴而執之服而舍之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實本韓戰

而言服說是也杜強斷之而別為義謬矣
饋七年焉外傳注云饗饋七年侯伯之禮也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由人傳云言陰陽順逆
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
以感之而後見於兆亂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伯玉曰不如杜說之穩
十七年經滅項劉炫云宋使齊人以為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既
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女曰妾字氏曰妾是臣妾之妾注以為妻妾之妾非也婦人而官
事即是妾也曰官事秦為妾亦非也
齊人以為討而止公伯和曰討字句所謂討者聲罪之謂齊
人以為魯自縱為討討項非分當然故止公也

因置而降伯玉曰全修
教而伐之故崇因置
而降也非置不堅固
感德之所然故曰置
而降杜林說非

十八年狄師還顧云杜註非也狄強而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
狄師還則邢可知矣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強不敢伐而
獨用師於邢也杜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伯和曰據經
稱邢人狄火邢是主兵其強弱固無論也此如邢還則宜書
邢畧狄也顧何以不信經而知邢從於狄而還也可謂無稽言之
甚矣杜註不可更

十九年欲屬以東夷伯和曰殺人祀狄神是東夷之倍宋公
欲屬東夷故從其倍以道守之也孔疏謂殺鄫子以懼東夷者
恐非襄公之意伯玉曰孔疏云屬訓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已也似優
古者不相為用伯和曰按為如字相為用猶言相成用也蓋謂
祀用牲自有定例古者用牛之祀今不可更用羊也其他皆然

是雖牲不可相易况殺人以易牲乎且如杜註所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其或然矣牛羊豕犬雞之祖果何也故杜唯舉一而不得舉其他也可見其說之寔矣按昭十一年申魚字云五牲不相為用亦正与坎同 伯玉曰未知何是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夷義士猶曰薄德傳云三亡國蓋謂杞与邢衛薄德蓋既言其德不及古先聖王耳

二十年啓塞從時字子云坎為啓重發例蓋嫌啓塞与凡土功不同故也啓塞蓋特謂門戶也服代以闔扉鍵閉解之是也而其月令說時字非也杜氏全無明証且歧時字而兩之乃宋儒說性之類耳

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帥入滑杜註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

鄭大夫伯和按二十四年使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帥伐滑杜註堵俞彌鄭大夫与坎註相矛盾可謂鹵莽之甚矣竊按公族士洩字堵寇或當字俞彌二十四年伐滑事相同人亦當同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伯和曰与論語顏淵篇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同文例

二十一年敗食省用務稷勸分陸云既言省用矣不必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穡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德茂穡勸分章注亦云茂躬稼穡

以服事諸夏陸云以服事諸夏猶言以服事殷不必更云王事蛮夷猶夏周禍也注昭二十三年叔孫約曰云什文杜註所引是叔孫姑語今使本多作約恐是使字誤也宜為姑

修城郭服曰國家山
荒則無道之國乘而
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
也
亟何為林註亟何
能為早伯玉曰猶言
亟何林

二十二年焉能怨諸侯之不睦林云焉怨諸侯之不睦於我哉
天惟顯思杜註思猶辭也陸云先儒訓詁謂語助辭皆曰辭
也其衍猶字乃傳寫誤

大司馬固諫曰顧云大司馬即司馬子臯也固諫堅辭以諫也
隱三年言召大司馬而厲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
知大司馬即子臯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仲下言司馬握
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穀固諫知固諫之
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為名謂宋公之孫公孫固者非朱鶴齡云
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但子臯之言

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陸云言違天奉事必
將獲罪弗可赦宥也從杜說則說至弗可句絕而以赦也已

自為句不成文理伯和曰按天之棄商久矣句君將興之句弗可句
赦也已句言天之棄商久矣今方襄公之世躬將勤厲而興之
績孰大焉然今將與楚戰是不可也不如赦楚勿與戰
既濟而未成列伯和曰既濟句

寡人雖亡國之餘杜註商紂之後伯和曰亡國之餘猶言敗國之餘
杜註遠指及商紂死也

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敵氣也字子曰興三軍者為利我用之
鳴金鼓者用其敵以為三軍之氣也伯和金以退軍鼓以進軍
讀其辭則病完其意則安矣即病辭古文往有矣例曲禮
云得之能言不離禽獸系辭云潤之以風雨之類是也
戎事不通女器陸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便文不相斥矣郭

鼓德可也經世鈔云德
猶曲禮德一言之德無
次錯雜也

定襄曰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况使婦人至軍中
又示以俘馘乎此說是也

為禮率於無別林云受享為禮也終之以取三甥女是終於傳身也
別 伯玉曰無別言男女無別也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与有幾即代云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
人能靖者与陸氏什文与字絕句伯和云即說是也其取什文
与字絕句未可周語若墜其口其与幾何章註与語辭也此
宜微一句說

策谷委質戴乃辟也陸云質与質通管子今諸侯之子將
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章注質
質也士質以雉依杜說則質說如字非也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顧云疑此三句俱謂
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辟不敏也陸云襄十四年有臣不敏律云敏達也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伯和曰按五年傳云厲父之余不校乃徇云
校者吾讎也杜無註此云校報也未允校音教有民人而与君
父校勝負為得

從者以為不可謀於桑下傳云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
故而不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与秦共納惠公不欲復
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事以女富以馬如周翰之策
策於孫權霸縻玄德者至孝公時諸侯皆叛皆又去益恨
故從者謀行而姜氏恐平路其計故殺婦以滅口使中如女而曰

姜曰行也懷与安實
敗谷太牽子注論語
士而懷居云意其所
居而不忍離也懷字
同意

註不明者多矣姑舉其一於此

開其駢脅欲現其裸浴薄而現什文欲現如字絕句一讀至裸字絕句陸云一讀是也利衷云浴一字句程大昌曰駢者脊骨之生兩相並也

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陸云他文云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當在夫子句絕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

子益蚤自戴焉字子云自戴戴晉公子也如云戴於楚可見已

其辟居三舍外傳註古者即行三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司馬法云進退不遠三舍禮也

奉匭次盥既而揮之杜註揮灑也陸云揮非也疏云盥以盥手揮之使水滌汚其衣故云尔字子云昏禮嫡入於室媵御奉匭

盥

公于賦河水公賦六月外傳云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云沔波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及國當朝事秦

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云程大昌云詩云有如皦日言其志之明白也若晉文公之誓其語亦放乎詩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為之言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斯得其指矣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何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心降之詩也

謀則心覆章昭曰未則
低頭故心及覆也

投其璧于河注質信于河什文質音致陸云質讀如字成十
年使奔盟以質信也

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利衷云外使注知為君為臣之道也

余何有焉字子曰謂不顧也二十五年使何有於二毛義同註非

實紀綱之僕傳云杜註云愚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為之用

者傳又云宋卻為之內去豈皆無人而皆秦卒任其門戶之事

耶蓋但言其可任耳

為羈縻之僕章註為日羈犬日縻言二者臣僕之役也

諸其二子二子猶在狄矣是以請其進退之命

日能如是乎与汝偕隱伯和日推之毋喜推明去就之分故云爾

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顧云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

而死乃以田祿其子尔楚辭九章云思久故親身兮因編蓋

而哭之州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

縣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號日介山然則受封田者何

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又云杜註西河界休縣有地台縣上

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伯和云楚辭

九章思美人云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

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親身云

甲二叔之不咸陸云郭定襄日以二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

辰之意重在以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

數文武之昭穆故耳古人之文正不若是拘也今按此說得之

咸誠通和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陸云詩
小序云常棣豳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外傳
亦以為周文公之詩而此云召穆公所傳異耳杜此註本之章
昭韋云周文公之詩者周公且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札
廢召穆公復脩作常棣之歌以親之彼蓋以內外德之文不
相合故特傳會其說歟

棄德崇茲陸云崇尊也書大誓崇信女以圖孔德并信之也
成十八年德宗諸侯之女以注尊長也亦通

棄德廢罷而用三良孔疏如此說則謂鄭伯用三良則是鄭伯
之美王當守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陸云今按杜註字誤孔思
作言故云省略也

君子曰云伯玉曰按取鵠
羽以為冠非先王之法制
故君子曰服之亦適去身
之災也引詩義亦如此
言彼人之所服不稱先
王之法制也非禮德
之不稱其服也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陸云言女放蕩之德無所止極怨之心
無有終已也 伯玉德亦輕看猶言惜也

夏書云地平天成陸云今書大禹謨

省視官具于祀傳云官司具鬼與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于衛子莒慶盟于泚顧云衛
文公已葬成公秋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
公文十一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子繫
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杜註誤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陸云坎直舉九三本爻之辭未及於變卦
也其下文天為澤以當日乃說變卦義耳

諸隧傳云杜註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坎賈誼說韋昭云隧

六遂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考周禮家以度
為丘遂則凡葬皆用隧使中魯宋俱有遂正書魯三郊
三遂不獨天子有遂若謂王章蓋在六年公未諳六也二說
未允難定故并存之

王章也陸云王章猶王制外使亦說其事章註以章為表明
杜倣用之非也

陽樊不服周語韋昭曰陽樊二邑在畿內也

此誰非王之親姻其倖之也字子曰言其誰非王之親姻乎其
倖之也既為親姻豈可倖之乎是藏句之法奇甚杜無注亦踈
朱曰其倖之也言若之何而倖虜之也

以壺殮從徑餒而不食什文一說以壺殮從絕句讀徑為經

連下句利衷曰什文一說本劉炫之說義似穩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奔師伯和曰同事而一書人一書師
例直不當然矣孔疏有說以穀梁之言徵之似傳會批倖奔
師侵我西鄙經人本或作師蓋依下齊人伐我北鄙文使為遂
致誤

室如懸磬陸云如之力而雖使記多有然於此自當依本字
讀孔疏引服虔劉炫之說皆然王氏學林謂如當訓似是也
磬國語作磬章昭注云府藏空虛但有椽梁如縣磬也又
禮記穀石于甸人疏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皇代說亦云如縣
樂器之磬石蓋磬磬石古字通借樂記石聲磬注說為磬即
其例也

大學春臺曰杜解如而也
韻府引季林云如當訓
似如垂一器空中無拘
若家徒四壁之義訓如
為而語不成文矣說也
是

大師職之劉用熙云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太公

夔子不祀祀祝融与鬻熊陸云刘炫云自祝融至鬻熊計其間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以為傳寫之誤理或然也

鬼神不赦伯和云林註以為死恐非是唯有疾不得嗣位耳故自竄于變云

又何祀焉字子曰是激而肆言也豈為飾辭文過乎

二十七年鞭七人貫三人耳字子曰貫人之耳子玉戮人之暴也正義云耳助句也是貫字不通

子之使政子玉曰靖國也伯和曰二十三年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云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正与此照之

過三百乘其以不能入矣利衷曰孔疏若使為師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林註同恐非此言不能全軍以入楚也下使云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可徵矣

夏書云賦納以言明誠以功車服以庸孔疏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

同古字改易耳
二十八年公子買伐衛不卒伐刺之字子云說文曰殺大夫曰刺

此特以別外大夫不与周禮三刺同義三刺之刺蓋訊也鄭玄既誤注杜又不悟引之於此不可不辨
正月戊申取五鹿利衷曰亦忘二十三年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与之塊之文戊申說晉語

聽輿人之謀曰欲舍於墓師遷焉字子曰輿人之謀曰宜揚言舍於墓乃取其謀不徒揚言即遷師也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利衷曰為如字言詐為奔曹家所得者棺而出之也林註為干偽反所得者曹所得晉死卒亦通且曰獻狀利衷曰曹共公聞其駢脊欲現其裸浴薄而現之故今入曹數之云敵昔日所現之吾狀如何如杜註則且日二字不穩當

使問且現之病將殺之林云使問句且現之病句將殺之句問責問也將待其復命而殺之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陸云三百之義不可解勤者勉力也以百為勵前無此訓邵文壯公曰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

者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五百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也此說亦未識然否

皆惠食言以九其辭陸云九敵也離謂宋宋者楚之離也德所謂未報楚惠而九宋者也

原田每舍其旧而新是謀字子曰原田每舍其旧而新是謀字子曰原田每舍其旧而新是謀字子曰原田每舍其旧而新是謀字子曰

舍曰布親以喻下句非比晉軍之盛吾且柔之矣利衷云柔猶柔遠之柔以楚子伏罪之狀故云爾諸儒之解似繁

少長有礼其可用也利衷曰少長老幼也杜云少長猶大小恐迂出入三觀即代云始至而見一觀也享醴受策二觀也去而辭三觀也

能以德攻字子曰從杜意則攻治也然攻擊也謂其伐楚杜以
晉之謀為譎而不正故觀如以彼一時也夫一時也何必泥利衷
按杜註字字之所解殊矣杜云以文德教民者即上使示信示禮
之類是也而後用之即用之於戰也上使云往用之者可見
矣字代何以知杜意訓攻為治也可謂能侷矣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顧云古人多以見為知呂氏春秋文
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与之乘而入公子欵大華仲前驅
杜云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衛侯遂驅掩甯子
未備傳云愚如讀之甚不解以甯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
驅之以掩其未備乎且宛濮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

不知其所備者何也况諸侯固必有先驅不待掩未備方
有也既詳之蓋衛侯不勝其伎害之心故甯子先入欲護救
其安殺且而長牂誤以為使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
意不待命殺叔使甯子不入可救也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備
則是承公命殺叔武矣公枕之股而哭之又使殺欵大半或云衛
侯與元阻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叔武之心則前驅必不敢
自射殺之坎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阻而謂
於此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則非也

殺士衛則鍼莊子顧云晉人殺之則之也邵氏云猶商君刑太子
師傳之意

甯子取納橐籥焉陸云橐籥以盛體故曰橐籥甯子虞防既

毒故以饋食為已職必不無及衣矣疏曰素以盛衣亦可成盛食
宜二年傳為之算食與肉真諸案以之是也傳云但就素
體二字則必以素盛體耳若衣不言衣而言素食不言器
而言體則非撰詞之體矣

且使王符注因得盡羣臣之禮利衷曰羣臣恐當作君
以曹為解什文解戶賈及又古賈及陸云古賈及是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顧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圃其人
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顧云古者謂行人為行李亦曰行理此與
襄羊亦不使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
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闕已以告

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都
閣頌行理咨嗟

又欲肆其西封利衷云肆放也不必訓申可也

雞山先生

谷利衷字伯和

南冥先生

谷魯字道載

男昭陽先生

谷昱字元鳳

田室邑

今改換字子餘号益軒

祝小田重孝字白萃錫



田中重岩字禮藏

策

一名重迪字文和又言計字達夫

号南崖一確齋

破石白

卷八

書号

八



